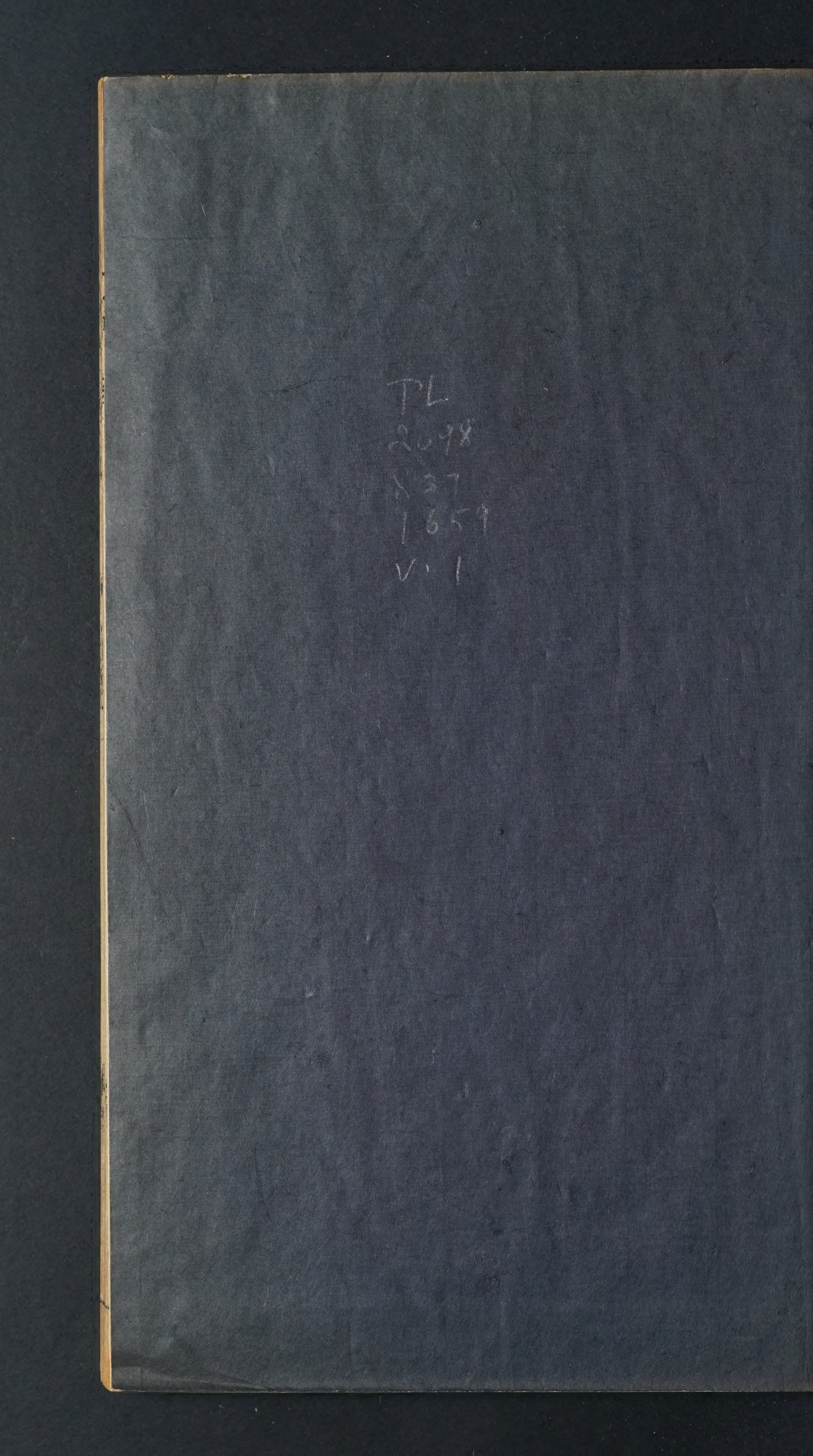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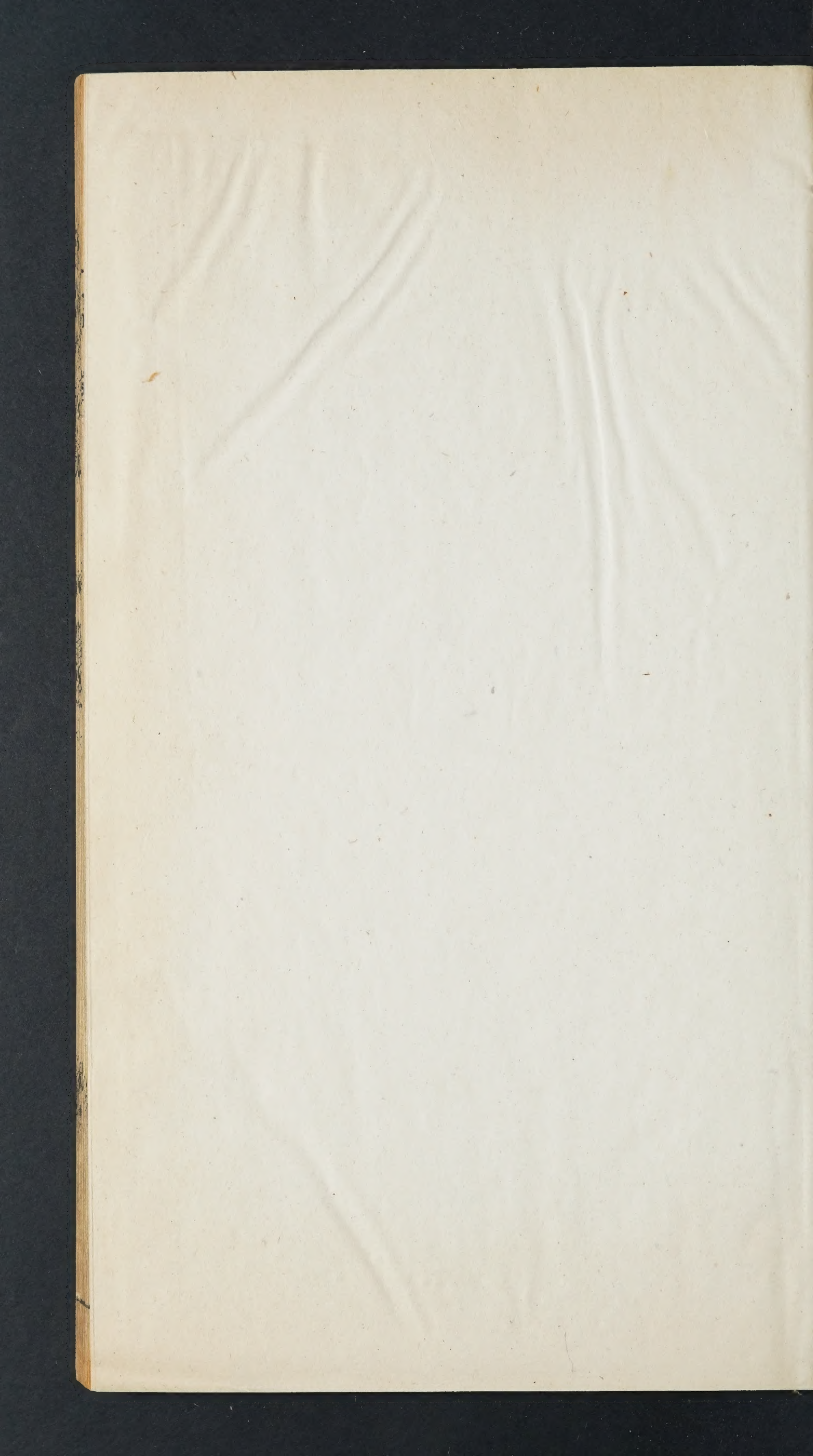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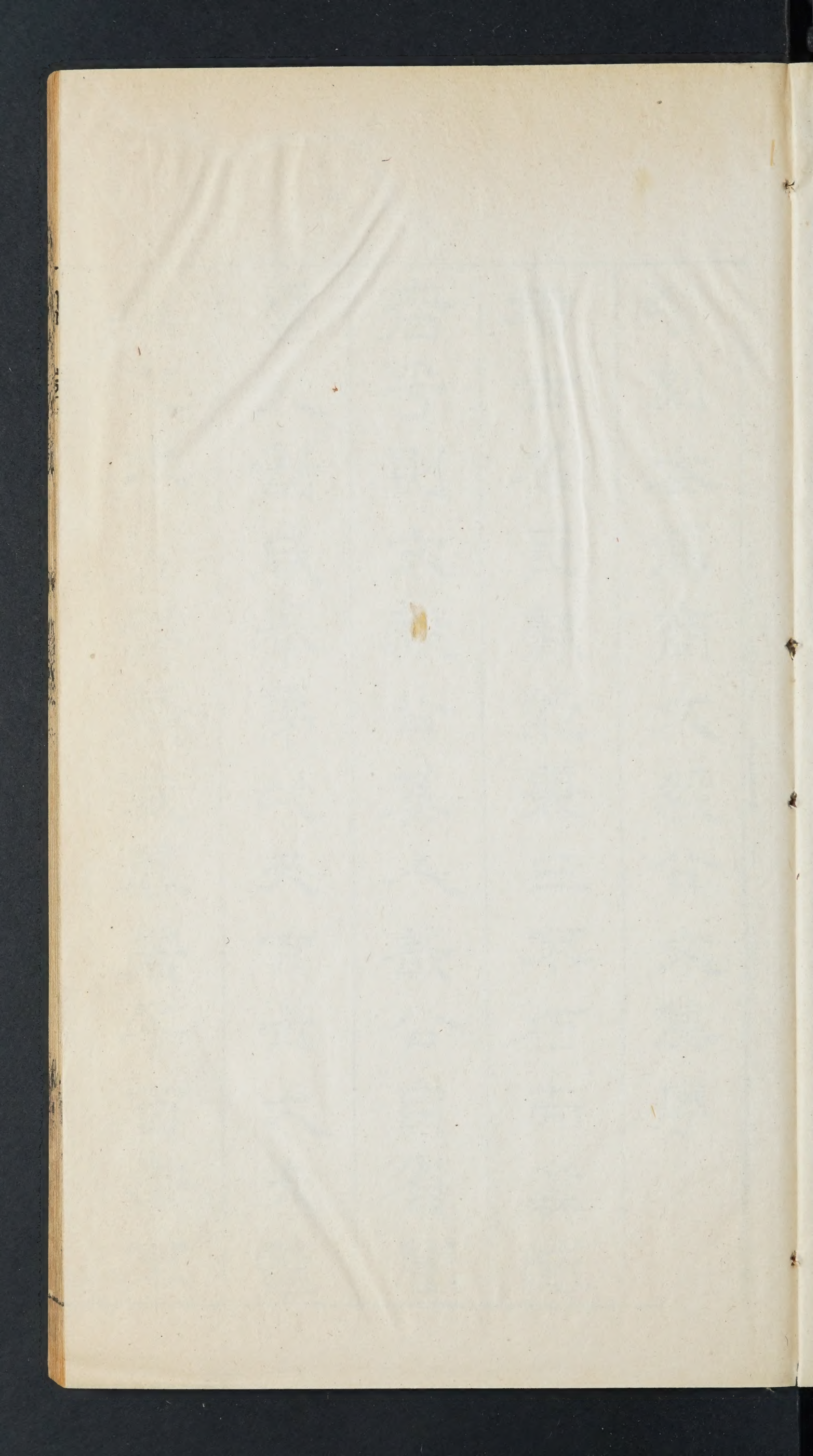












增刻太傅商文毅公文集序

稽古名臣鮮能兼三不朽而無憾若吾則文毅公其人哉公自省闈暨大對咸舉第一天下士大夫豔稱之比于祥麟威鳳若卒百年不

易覯者余謂此可以傳公而非公之所以傳也自宋以來雖王雖宋雖馮不愧科名莫他或化爲飄風冷煙或散爲飛蓬敗叢兒童故老愕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公

獨烜赫霖竆是遵何道耶蓋公爲
諸生時則爲名諸生爲孝廉時則
爲名孝廉屹然脊壁立萬仞以槩
及其游鑾坡入虎觀翼贊乎絲綸
密勿之間當是時國事幾鼎沸矣

谷則入佐講幄出運樞機阻格南
遷迎回北狩君秋梁谷之審幾裴
晉國之淩勝不是過也旣而力極
再官推轂詞臣雖司馬端明之不
爲已甚文潞公之休休有容不是

過也及其贊復景帝之徽號靡却萬祀之魄遺疏諸紀祀之禮葬雖陶保之砥中流丙吉之持大體不是過也其它革冗濟貧籲寃攄困禁抑貂璫斥逐狐鼠雖守正之宋

廢乎善斷之杜如晦不是過也若夫高文大冊奧旨宏詞近可獨步弌時遠可並耀千古雖董膠東之廷對陸忠宣之奏議不是過也公之德功若彼而公之言復若此古

今其誰與媲美者然公之德功自能焜燿丕壞而公之害不與淪胥泰山碑廣陵散則諸聞孫之力也紹庭繼序人之賢者賢子弟也知是哉 嵒

順治十四年歲次丁酉孟秋吉旦

文林郎知淳安縣事三韓後學

張一魁拜譔

商文毅公集序

余髮未燥時已耳熟
商文毅先生迨侍教　先君子抗逹切
今始知古大臣風規卓然自樹者近代
以來首推先生一人而已既視篆壽陽
謁籍先生之名裔得家珎而卒業焉因

喟然嘆曰先生之制言紗天下也澤宮之子能悉之先生之抗辭當路也蘭臺令史能悉之先生文藻詩唐出風而入雅也簪筆儒臣能悉之雖然先生之重於時者豈直文焉已哉夫文生于情不本諸君父即揆藻摛玄祖與浮游同

盡情之至者能審事會之歸診天人之
變單辭累牘咸關家國之理是故情形
未著已胎禍本人盡以為嬉也而已能危
之至非常作而黎民惧人盡以為危也
而已能安之名此者性之所貞學之所
殖非僅文人之業也先生當齠齔初張

之日省掖諸司咋舌而不敢前先生慷慨伏蒲激草十行幾令權奸膽落至今讀罷廠一疏視濬庵封事尤為過之迨變生宗社誤憑蟹興先生正色立朝忠能格主土木不能為之肯曹石不能為之誣寃也東山高卧身名俱泰所謂未

焉几〻若其先生之謂歟若夫龍馭賓
天滸溪捧詔歷叙君臣之誼倍深悽惻
昔人謂讀孔明疏而不淚零者非忠先
生英廟一慟涕泗陳辭又不啻捧隆中
表矣然則先生之文先生之情為之也
天高而人深性周而誼篤故情至而文

生讀先生之文者抑僅可謂之文焉已

哉余小子所以不禁喟然嘆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弓冶之託樂爾宗工拜手

而颺言焉直誌之曰夏之瑚周之鼎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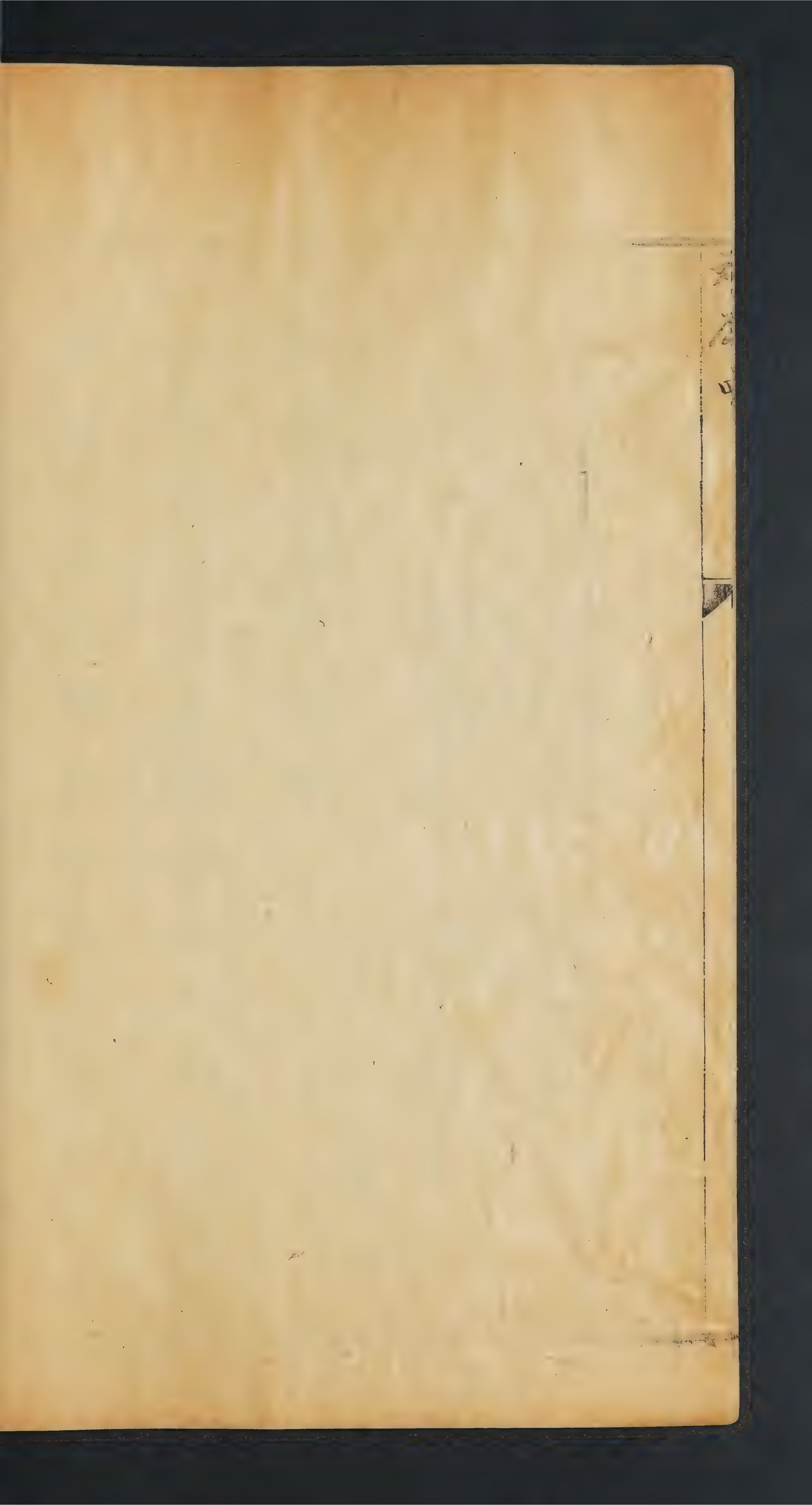
岷秦篆終無以與於先生之文也已矣

嘗

大清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孟夏吉旦

文林郎知壽昌縣事西江後學劉健

惕菴父浣手拜書



商文毅公文集序

昔蘇子瞻曠代軼才其為文如萬斛泉隨地湧出嘉祐間試禮部受知歐陽公榜出以不得第一人為恨因思天下之賢才知貢舉如歐陽應科目如子瞻其知遇相得之盛豈非千載一時與而猶屈於壓卷者如此則信乎甲乙惟人所寘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士雖才堪命世揣摩不必盡當

如粗知擱管謬謂草絕羣溢真可笑也若
文毅公三都工第制科以來屈指殆不數見豈直
一時帖括為工遂每試爭奇寫足弁冕天下士
也哉通紀載公相業最著擅明時一代之勝孝
卓吾亦以為無出其右者當時立朝氣象真有
古大臣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知不獨文章推
公為第一即於功名亦云所謂事業根乎學術

凡此皆不偶也余初習舉子業知讀三元程墨
惜未覩其全及寄迹青溪得盡搜其文集而
繼觀之一若詩人之和平騷人之清溪孟韓之
温醇遷固之雄劉孫吳之簡勁拔之所向無
不如意即欲出一詞以爲贊自分鄙淺知無所
容吾喙矣然復有所不能已於是者切幸梨
棗無知假此得掛名於文集之中或其

先生日傳不朽未可知也後之有志功名者不
因其文章以推原其學術想見其事業則庸
愚之輩將謂福命使然豈不惜哉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型得此意也烏知文毅公後之
復文毅其人者凡吾同志尚其勉旃第不知
先生許我為然否耳

峕

新刻商文毅公集卷之一目錄

文

論

策

疏

商文毅公集卷之一

後學關東張一魁編輯

武林謝弱元

甬東虞世燈校

明經徐起鳳

庠生方叔元

七世孫商德恊

仝男商民宗同校

文

子在川上　一節

景泰甲戌科會試

程文

聖人因所寓而有見嘆道體之無窮夫川流與道爲體川流之不息道體之不息也聖人有見於此得不發以示人哉何則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若川流故夫子之在川上得於心而形於言謂夫道之流行也有如是夫盖自水之往而過者觀之滔滔而逝不以晝夜而或止則道體之往而過者於是乎在焉自水之來而續者觀之源源而至不以旦夕而或息則道體之來而續者於此乎見焉道無形也而寓於有形之水水有形也而載乎無形之道即此而觀則道之在天地間曷嘗有一息之間哉夫子指以示人其欲學者時時省察而加夫自强不息之功也歟抑論之盈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鳶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

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魚飛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

川流乃道體本然中之可見者聖人特指以示人非以川流喻道體也此作得之　原評

朱子云川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與道爲體四字甚精此文得四字之解乃知理學題目百端磨勘不能出先輩範圍先輩百端磨勘不能出朱註範圍無時不然無物不有眞見仲尼子思合一處　原評



管仲之器　全章

聖人陋霸臣之器而兩闢仲之者之說焉夫管仲以其君霸天下尊之久矣器小之論獨自聖人發之宜或人之未喻也且夫子亦嘗大管仲之功矣今曰器小者何哉盖功之大者才有餘扵霸器之小者量不足扵王也然夫子未嘗盡言而或者眩扵名實因欲救而解之謂儉則必固器小其做也仲之爲人得無儉乎不知儉者德之共也帝王以節道示天下惟此耳三歸之麗家臣之冗奢莫甚焉曾是而可爲儉哉此夫子所以致斥也或者又謂器小而復扵不儉或幾扵禮矣仲之爲人殆知禮乎不知禮者國之

維也帝王以中道防天下惟此耳樹門之塞反坫之僭莫甚焉曾是而可爲知禮哉此夫子所以重斥也奢而犯禮其無修身正心之學可知斯言雖若爲儉與知禮辨者而器之所以小亦可自見矣然則器大何如君子而已

下二段原不是證器小不過隨其疑而解之耳此作得之中間帝王二句尤爲不磨 原評

舜之居深　　全章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惟其應善之速而已矣夫聖人心通天下之善者也即其應善之速有大異於人者迹豈得而拘之哉孟子所以賛之若曰謂聖人爲有異於人乎則有不異者在謂聖人爲無異於人乎則又有甚異者在吾嘗稽此於舜矣方舜之居於深山也深山之所有者木石也野人之所與居也舜而與木石居舜與野人奚異也深山之所有者鹿豕也野人之所與遊也舜而與鹿豕遊舜與野人奚異也夫問居於舜舜固無異於野人矣而問聞於舜則善言之得於所觸者又沛若江河之决而莫之禦焉

問遊於舜舜固無異於野人矣而問見於舜則善行之得於所感者又沛若江河之决而莫之禦焉其始也與野人同其迹而無所見聞亦無以聊其聖其既也與江河同其决而不復野處亦不復見其愚不然豈前此固一舜也而如此之無異後此又一舜也而如此其甚異也耶觀舜之不異又觀舜之所以異而居處聞見之間其所以爲轉移者多矣

此等機軸自商公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

原評

論

茅焦論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剉鑊而力爭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譚者以爲潁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毋弟之親宣溪非溺愛之比秦之宣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毋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于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佻毋也以父而佻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佻乎始皇惡得而毋之焦其未聞春秋之

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惧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頗考叔之罪人也

策

正統乙丑科

殿試狀元策

皇帝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
化安中國而撫四夷其見諸載籍靡不足爲後世法也
下迨漢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銳意於斯而其人才治效
有可以比隆於古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　德威所被罔不臣服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制治保邦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賢彙進教化旁洽海内乂安
夷狄賓服　功德之盛脗合古昔而無間矣朕纘承
鴻業仰惟
祖宗之彝憲是訓是行屢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爲
用矣誠欲九德咸事野無遺賢舉措之法尚有可行者
乎申勅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
時庶績咸熙督勸之典尚有可舉者乎内而中國生齒
之繁因其性而教養之矣誠欲使阜厚化成同歸於至
治尚何所加乎外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
矣誠欲使皆講信修睦相安於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

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諸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不足以爲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對

臣對臣聞圖治莫急於用賢用賢莫先於脩身非脩身固無以爲取人之本非用賢又無以爲圖治之要故中庸之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誠能脩身以爲用賢之本用賢以爲圖治之要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以之亮天工而熙庶績安中國而撫四夷何往而不得其效哉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存二帝三王之心紹
祖宗列聖之統日
御經筵講求至道蚤晚
親朝裁決萬幾好賢之誠無間於話言圖治之切常存
於宵旰乃進臣等於
延降賜
清問惓惓欲聞古今用賢致理之方所謂智周萬務而
不棄於一得之愚明照四方而必察於芻蕘之賤是也
陛下是心與古帝王兢兢業業不自滿假用人惟己望道
未見之心何以異哉臣雖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對

明命之萬一乎臣惟致治有要用賢是也用賢有本修身是也若昔唐虞三代之盛百姓昭明萬邦協和而黎民有於變之風百工惟時庶績咸熙而萬邦有咸寧之效二帝致治之隆如此者實本於其登庸元愷不廢困窮之功也府事修和文命四敷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以至萬民咸和丕單稱德三王致治之盛如此者亦本於其籲俊尊帝克知克用之力也當是之時若皐夔若稷契若伊周各以聖賢之資居輔弼之任或陳九德而諧八音或播百穀而敷五教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成績足以篤烈考之光多士濟濟布列

庶位又豈無所自而然哉蓋由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或克明俊德而重華協帝或祗台德先而聖敬日躋或緝熙敬止而無競惟烈一皆本諸身者無不誠見諸行者有其實所謂爲政取人之方著於載籍足以垂法於後世者何莫不自聖人修身中來耶繼此而稱善治者莫漢唐宋若也其間賢明之君未始不以用人爲致治之本觀其孝廉之有選賢良之有科或以明經進或以進士舉若漢賈誼之勸興禮樂董仲舒之明於王道當時海內富庶戎狄賓服其治效固有可稱者矣唐韓愈之排斥佛老陸贄之論諫仁義當時中國又安四夷賓貢

其治效亦有可觀者焉以至宋之韓范富歐有以輔盛
治於前周程張朱足以繼絕學於後中國致文明之盛
夷狄懷景仰之心其人才治效雖不能比跡唐虞三代
亦非漢唐所可及也雖然漢唐宋之君其用賢圖治之
意固云美矣而取人以身之道則槩乎未有聞焉或詩
書之安事或禮樂之未遑或閨門失德而治雜於夷或
任用不專而小人迭進外有尊賢之名內無用賢之實
此漢唐宋所以止於漢唐宋而不能儷美於唐虞三代
者亦以修身之道有未至也洪惟　聖朝
太祖

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
德澤溥施聲教遠被薄海內外莫不尊親際天極地靡
不臣服
列聖相承光啟文治隆繼述之道盡任用之方是以群賢
嚮用君子滿　朝禮樂興而風俗美教化洽而治道隆
斯民阜厚而化成夷狄傾心而內附
聖德神功蓋脗合乎二帝三王之盛而漢唐宋之君風
斯下矣肆惟
皇上纘承鴻業遠稽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孜孜以圖治爲心惓惓以求賢爲念其得人致

治之盛固已超軼乎古今矣而尤慮舉錯之法未盡行
督勸之典未盡舉內而教養未備外而撫綏未至欲探
其本而推行之以序臣愚以為是數者皆
陛下之所已行行之而既效者也然尤欲求其本豈有外
於
陛下之修身乎
陛下屢詔中外簡拔賢才其舉錯之法至矣而尤欲求可
行之法臣願
陛下謹修身以為舉錯之本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如孔
子所謂舉直錯諸枉則九德咸事野無遺賢之效不難

至矣

陛下申勑諸司修明治理其督勸之典備矣而尤欲求可

舉之典願

陛下謹修身以爲督勸之原勸者必賞而怠惰者必罰如

虞書所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百工惟時庶績咸熈

之效有可必矣

陛下既謹修身以爲取人之本將見人才之出彬彬乎盛

所以阜厚化成乎天下者此也所以講信修睦於夷狄

者亦此也

陛下嘗輕徭薄賦以立民命建學立師以復民性矣使凡

任教養之責者咸以利用厚生教訓正俗爲心則人得以仰事俯育而有尊君親上之心生齒雖繁有不同歸於至治乎

陛下嘗柔遠能邇以懐弗庭厚往薄來以撫賓服矣使凡典戎狄之職者咸能諭之以禍福示之以恩信去者不追至者不拒訓兵鍊士保境安民則人畏威懐德修貢稱藩四夷雖遠有不相安於永久乎夫爲治之本在於用人用人之本又在修身必先其本而後其末故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大學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皆此意也雖然修身固爲用人之本而欲用人致治尤不可以不法諸古盖古者前代之法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存仁義道德之所寓也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使泥於古而或不通於今則爲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又必益之損之與時宜之中庸所謂時措之宜是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畧陳之矣而於篇終竊有獻焉臣惟始勤終怠者衆人之常情慎終如始者聖人之要道是故天地有常運而後歲功成帝王有常德而後治功著

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誠又加夫不息之誠有常之念

終始惟一宵旰無間則以之修身任賢以之安民致治
遠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道近足以光昭
祖宗四聖之業上而致天地位下而致萬物育而綿
曆數於無疆者夫豈有越於此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應制

御策二首

其一

皇帝制曰朕荷
天地眷佑承
祖宗付託嗣守神器祗懷永圖重惟隆國家之本繫億兆之心必建元良以爲儲副長子某天潢鍾粹帝武發祥岐嶷之資夙成中外之心攸屬今特授以册寶立爲皇
太子正位東宮惟孝以立德惟仁以廣愛惟誠惟敬克篤始終惟親正人務正學克日新令聞尚戒驕逸臻於

宏遠用光紹我

祖宗大業於億萬年爾其欽哉

前策一道係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冊立成化皇帝御名見濡時纔兩歲

其二

皇帝制曰若昔大猷繼

天垂統必立儲貳以隆萬世之業以繫四海之心朕丕纘

令緒寅奉神器遵

祖宗之成憲法

帝王之宏規用建元良以正國本咨爾皇子某天資粹美

日表魁竒體備溫恭性全仁孝㓜儀可象圭𢈔宜歸今

特授以冊寶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宫愼乃德惟忠惟孝

欽汝止惟幾惟康惟誠與敬足以臨民惟謙與勤克以

廣學惟親正直遠謏佞斯業可大惟戒逸欲崇節儉則

福愈久用服膺我明訓以承我

宗廟

社稷延國家萬萬年之慶爾惟欽哉

前策一道係成化十一年乙未十一月

冊立弘治皇帝御名祐樘時巳六齡

疏

減損官員等疏

題爲減損官員等事臣叨侍

近密輒以愚見數事開具進呈伏乞

聖覽如有可行乞

勑該衙門施行如中間事有難行乞

賜寢罷臣干冒

天聰不勝戰慄之至

一貴州湖廣先因苗寇猖獗蒙

欽差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并叅將等官統領官軍

往彼征勦卽今賊勢已息地方稍寧而總兵等官在
彼久住軍馬衆多供給艱難況聞四川湖廣之民攢
運粮餉不勝疲敝乞
勑該部將梁珤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友照依原
奉事理調度二處官軍往來撫捕相機守戰其貴州
方面幷府州縣流官俱係額外添設之數俱乞取回
庶得少甦民困地方幸甚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
欽差平江侯陳豫往彼鎮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練軍
馬卽今已有次第切慮彼處廵按廵河管閘管糧扠

鈔收磚等項御史主事等官常不下六七員不無

多民擾乞

勅該部將陳豫取回止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巡按

御史經過提督實爲便益臣又照得真定保定二府

旣有僉都御史祝暹在彼巡撫薊守備倒馬關其易

州鎮守又有叅賛軍務僉都御史陳泰近聞祝暹患

病未痊合無陳泰不妨叅賛照鄒來學事例就令巡

撫真定保定及提督紫荊倒馬關將祝暹取回定奪

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專管屯

田而旬比直隸亦各設僉事於河南按察司帶俸令
其提督順天并鳳陽等處屯種緣河南按察司與直
隸布司無相統屬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
北直隸屯田令無照提調學校事例另設御史管理
惟復止令一處清軍御史帶管將見在僉事革去庶
使便於行事

一山東等布政司并直隸保定等府正統十四年起取
民壯不曾赴京見在本處地方操守者彼時
勅旨丁寧諭以事平之日即放寧家今經三年未見定奪
況前項民壯俱係丁多殷實頭等人戶大縣五六百

名小縣不下二三百名除此之外有司每歲科派不
無耗損下戶貧難小民愈致失所乞
勑該部行移各處將見操民壯悉發寧家一體當差其在
京操守民壯幷舍人餘丁人等亦乞
勑該部計議酌量放免庶幾恩信兩全日後易於驅使
一薦舉本以求異才若
國家科目未開則薦賢之路不可不廣方今科目大開
豪傑之士皆由此進則薦舉之道豈容太濫臣切見
各處保來儒士例皆除授教職中間多有學問膚淺
禮貌粗疎不由學校罔知大體此等之人一槩使之

爲人師範豈不有誤後學乞

勅該部將見保來儒士發回原籍許令本處鄉試照例出身今後教官俱於副榜舉人三十歲以上者選除庶幾學校得人而人才有所造就若山林中果有隱居行義不求聞達年四十以上學識卓異之人須方面府州縣官公同舉保風憲官覈實送部嚴加考驗然後録用如有不實罪坐舉主

請革西廠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彌災異等事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示警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

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仁慈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戢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
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
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
塗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
究其所以盖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
汪直之失雖未爲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
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
威福虗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

爲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巳而黜之如狼如
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
不思傷害善良虧損
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
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
可爲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群雄
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
封德彝刑罰之説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
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
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孰
不歸戴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
處無之水旱灾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灾息患之道
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
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

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邇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

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

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

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

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

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廣

情而養神苟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振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嘵嘵國
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爱
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具題
以
聞伏候
聖斷卽此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謹俯伏俟
命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强盜人命及盜
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專尋捜細故凡街市
鬪毆駡詈爭鷄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
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
一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
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歘家俱拏到廠監禁數日輒
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

放恣意所爲紊亂

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自擅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黃夜越墻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僞何由而辨

一京營晉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

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
緝鈐束以致各懐危疑不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
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
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一聞知寧
不慮恐忌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
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

行事

皇上卽位之初卽巳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卽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刼人卒難禁止

一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毎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諱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於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毎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畱從征僥

倖得壓前職自賫緣投西厰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拏人放人擅封門戶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

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厰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豫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

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
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李
難消彌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開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拏
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
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謝賜疏

題爲謝

恩事恭惟

皇上本支隆盛

皇子立名喜洽宮闈歡騰朝野此皆

陛下至仁大孝感通天地昭格

祖宗之所致也臣等覩茲盛美方切忻忭復蒙

特遣內臣頒賜臣等綵段表裏

聖恩過厚微分奚堪臣等頓首祗受不勝感戴之至謹具

題謝

止盜疏

題爲止盜事臣等近聞京城內外累有盜賊早夜之間十數成群公然明火執杖刼人家財物或殺死人致使軍民之家不敢聽卧有終夜坐守者此風漸不可長臣等聞得比先年間爲因京師盜賊數多已曾出榜曉諭令賊黨中有能指陳同類姓名并同打刼實跡赴通政司或兵馬司或巡捕官處先行密首者即免本身罪犯仍給各犯贓物一半充賞出首之人官司不許生事拘留即放自便此榜一出衆賊必自互相猜疑恐同類有人出首再不糾率兇人恣行盜刼此亦止盜之良法也

如蒙

准題乞降

聖旨榜文一道發都察院遵依謄寫扵京城內外各處張

掛曉諭一面差人用心緝捕如此則盜賊可息軍民獲

安緣係止盜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

再乞休致疏

題爲乞

恩辭職事臣見年五十五歳髪白眼昏手足顫掉精神衰倦才識荒落自知無益於

朝廷毎欲退休於田野但以

皇上特召之恩未能補報萬分之一以此趑趄未決致來今日之言揣己慚愧悔之晩矣念臣自幼讀書志期君子若一旦昧廉耻之道失進退之義是非於自畫平生之學皆爲虛文何以立身於天地間哉伏望

皇上察臣煩瀆之罪憫臣衰朽罷臣職任容臣歸老林泉

得以苟全素志雖死且瞑目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謹具題請

旨

辯誣辭職疏

題爲乞

恩辯誣辭職事臣由進士正統十年三月

欽除翰林院脩撰十二年二月進

經筵講官十四年八月入

內閣辦事臣自供職以來未嘗不以正道輔

君亦未嘗不以忠義自許中間事緒頗多係人臣職分

當爲不敢備開今御史林誠等有言伏蒙

皇上寬宥但臣心實不安畧因其言分析一二景泰三年

三月間一日早朝退後內臣將本來閣下令衆人議

臣因看長男病回家宣喚後到看係廣西逆賊黃竑所言易儲事臣言這是大事有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子的誰敢議這事設若依這本豈不傷了母后的心當時內臣將本收去臣謂此事必寢不料次日禮部尚書胡濙來言會多官東閣議事臣等隨同到彼足未及門已聞衆有合准所言之論當就寫本封進御史身爲言官彼時十三道不下五六十人曾無一人有言臣爲內閣資次第六又何能獨沮其事況

臣前項勸止之言

天知神知同官皆知當時內臣無有不知天順元年正月

被誣之時已將此言伸訴有本可查即非今日杜撰

今林誠等乃以此獨坐臣罪實爲誣枉又如天順元

年正月十四日

郕王有疾不朝太監興安召臣與陳循等至

右順門言上面病重萬幾大事付託何人你每與文武

大臣急計議來臣言付託何人事屬含糊不如明言

請立

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倘有不諱請

東駕率百官往
南内迎請
父子之間自有處置豈不是順事與安喜云你也說得是
本上且說得宛轉些終要這等行臣等回閣下着人
報禮部當有姚夔鄒幹到來臣等說知此意令轉報
各衙門姚夔等喜曰這却好本部胡尚書病在家我
急着人扶他進來及各衙門到議定寫本封進不料
批出不准十六日擬寫二本伏闕投進本稿係臣在
禮部朝房內寫主事俞欽抄謄內有云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助理庶政等語姚夔鄒幹等

皆稱善因寫二本大小官員僉名數多封進不及伏遇

先帝順天應人復正大位退

御文華殿首召臣弁高穀至前再三

慰諭云我在南宮你兩個有忠義的心我都知道如今

正要用你好生用心辦事臣等受

命而退自此以後讒言競進誣以重罪荷蒙

先帝知臣本心特從　寛宥放歸田里況前二本係多官

僉名禮部必然存留伏乞

聖明吊查及審問原寫本稿俞欽等便見虛實縁臣平生
愚忠擬之於心自知頗亦無愧但才識果然疎淺前
後無所建明虛負
朝廷任用之意委的有妨賢路伏望
皇上曲賜保全將臣罷歸田野當此災異之來宜精選賢
才與之共治庶可上回
天意下慰人心如臣者斷然不可委任臣不勝惶懼待罪
之至謹具題以
聞　成化四年九月十五日奉
聖旨往事朝廷已明再不必辯所辭不允

三乞休致疏

題爲乞

恩罷職事臣近因失謹感月致疾方調理間本月二十日

忽見錦衣衛當

駕官來家

宣喚甚急臣扶病進至

左順門該太監許安等傳

旨諭令臣內閣辦事臣以前病未痊行走之力當乞附

奏容臣調理臣竊思近年四方水旱田禾不登人民饑

餒無近日

天象垂戒西賊未寧北虜多事之秋上勞
宸慮不遑寢食是皆臣下失職輔導無狀所致雖言者論
　臣景泰中事誠如
聖諭不得其實然謂災異由臣所致其言未必非是況除
　舊布新更行善治以消天變以蘇民困此正
陛下乾綱奮發勇於為治之時不宜徒示姑息遏抑人言若
　是請乞罷臣之疏不行則其他言者所請有關於時
　政之大者亦恐未必皆行雖欲彌災其道何繇況臣
　衰朽之餘德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立政妨賢誤事自知甚明叨冒

寵榮實所不忍極知
陛下大恩不可有負但臣自處不可不審伏乞
皇上早回
聖意特賜奮斷將臣罷歸田里以應除舊布新之象然後
與在廷文武大臣講求凡政務之間善者行之必力
不善者改之勿吝使庶事脩明無鏬隙之可議則灾
異自息
福祿自臻萬萬年太平之機端在於此臣煩瀆
聖明不勝隕越待罪之至謹具本令義男親齎具
奏以

聞

成化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旨朝廷脩舉政務自有次第卿宜速出効用不許故違

乞致仕疏

題臣本以草茅庸魯之質誤蒙

英宗睿皇帝大恩擢自甲科歷官翰苑旋預

經筵進厠

內閣自知學識踈淺論思弗稱愧無勇退之决致罹讒

譖之嫌仰頼

先帝天地之量特從寛宥賜歸田里十年之間省躬念咎

無復他望重荷

皇上日月之明

特頒詔命令臣馳驛赴京復臣原守職任臣當已具本

乞辭不蒙
命允惶恐受
命倏忽逾年殊無寸功可補於治每一思念輒至汗顏
緣臣素乏才識兼之家居數載役志農圃荒廢學業
况衰病早侵眼昏手顫事多遺忘難於供職極知
皇上再造之恩如天如地不可有負當竭駑鈍勉効驅馳
柰才力弗及如妨政誤事何臣竊惟士之所當明者
君臣之義當審者進退之機君臣之義大倫所先進
退之機廉耻攸繫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
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當

陛下召命之臨臣若偃蹇自居是不知君臣之義今既無
補於治若復貪冒　寵祿是不知進退之機不知君
臣之義爲不忠不知進退之機爲無耻矧茲天意未
順灾變未寧四夷窺覘百姓流徙致塵
宸慮不遑寢食當此之時非有卓異之才何能分
陛下之憂任
陛下之勞亦何能輔
陛下之德成
陛下之治哉如臣碌碌實不足以語此委的有妨賢路有
孤任用伏望

陛下矜憫愚衷保全終始
賜臣歸老山林以延餘年別選賢才與之共政更望
陛下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上畏
天命下畏人心親賢納諫節用愛人日　御經筵講明聖
學屏斥異端教崇正道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如此則
天意自回災異自息百姓自安四夷自服臣幸目覩
太平雖布衣蔬食顧無不足矣謹具題以　聞　奉
聖旨朕知卿往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疑輒求
退休宜勉副倚毗所辭不允



